

豬八戒投胎好色嘴饒

江青艷史之十三

● 劉昌博

性愛生活亮起紅燈

毛澤東公館的小保姆小景和炊事員（伙伙）吳清雲被逐離延安，遠調山西大別山基地後；毛澤東有苦說不出，但心裡一直嘀咕著，不相信小景有膽量「陷害」江青，有可能是江青用苦肉計來「設計」小景。可是，看江青毒發時，奄奄一息的慘痛狀，哪像是惺惺作態的「苦肉計」？他對此事的內情，百思莫解，狐疑不已！

但，自從吳清雲走後，毛澤東在「食」的方面出了岔子；因為他喜歡吃辣椒，講究吃辣椒炒的菜，他說能吃辣椒的人革命性強。當時，中共高級領導班子中，以四川人和湖南人最多，跟毛澤東一樣都是喜歡吃辣椒的。

毛澤東最喜歡吃的菜是：紅燒肉、蹄膀、豆瓣活魚、宮爆雞丁、回鍋肉及醬爆肉等，辣椒放得愈多、愈喜歡、愈過癮。江青看他吃的臉龐紅紅的，額頭迸出熱汗，她常嘲諷他是「土包子」，太辣太油的食物有傷身體。

可是，新來的炊事員廖炳福，燒不出帶有濃烈辣味的川湘佳餚；每次上桌吃飯，毛澤東總是

搖頭嘆氣，食不下嚥。

更糟糕的是，小景走後，毛澤東在「色」的方面起了恐慌，尤其在夜闌人靜，午夜夢迴的時候，他想起小景的鮮嫩，溫婉和嬌柔，輾轉反側，一種無處發洩的痛苦像毒蛇般咬噬著他的身心，無法闔眼入夢。

孟子篇告子說：「食、色、性也」，這時的毛澤東；由於，「食」不對胃口、「色」不順心意，因而「性」就出了狀況。他肝火上升，脾氣焦燥，看江青不順眼，賭氣不跟她同房，見面也不講話，他倆居然「冷戰」起來了。

江青好不容易爭來「主席夫人」的寶座，她在黨方面的主要任務是照顧毛澤東的日常生活、飲食起居。而今，毛澤東的生活反常，體重逐漸增加；江青爲了關心他的健康，特去找負責保健的徐醫生。徐醫生說：「毛主席的工作緊張忙碌，晚上還要熬夜，坐辦公桌時間太長，運動量不夠，倘若吃得太辣、太油、太鹹或太甜，均不適宜，必須改變飲食習慣。」

新來的炊事員廖炳福，燒的菜較清淡，很適合江青的口味；但，卻不能迎合毛澤東的口味。

江青很想在飲食方面影響毛澤東，但他根深蒂固的習慣，像他抽香菸的嗜好一樣，是改變不過來的。

毛澤東依舊喜歡吃辣，且不要油炸，要整根地乾炕，講究吃個純烈的辣味；當然，那種小小的、尖尖的、艷紅的朝天小辣椒，是他的最愛。

毛澤東吃紅燒肉和蹄膀，要愈肥的、油愈多的、鹽的份量要重，總之，他喜歡吃肥、辣、鹹的葷菜。

「又肥、又辣、又鹹的豬肉，有什麼好吃？土包子呢？改不了的農民習氣。」江青在警衛員面前批評毛澤東。這些話傳了過去，毛澤東聽後大發脾氣，看不慣江青「瞎講究」，更不諒解江青罵他是「土包子」。

於是，毛澤東真的惱火了，狠狠地說了一句：「吃不到一起可以分開，今後她吃她的，我吃的，我的事不要她管」。此後，在他倆「冷戰」的日子裡，毛澤東真的不曾吃過江青給他燒的菜。

這對老少配的夫妻，連吃飯都吃不到一起，睡覺當然更不同床。江青意識到他們夫妻的性愛

生活，亮起了紅燈；著急萬分，雖絞盡腦汁，一時也想不出好辦法來。

### 寂寞孤獨渾身是氣

江青很講究生活的規律，晚上按時睡覺，早上按時起床，該工作的時候工作，該活動的時候活動。

毛澤東的生活是沒有規律的，隨他興之所至辦事，所以，常是江青睡覺了，他還在工作；江青起床了，他剛準備吃「晚飯」。

何況，毛澤東碰到有重大事情發生，他就要幾個晝夜連續工作，搞到精疲力竭後，才由警衛員服侍著上床；有時搞到深更半夜還沒回來。

江青對這種狀況，異常的惱火；她惱火了就朝身邊的工作人員發洩，這些無名之火，常把寓邸的警衛們燒得焦頭爛額。

因為，自從小景被逐後，新來的奶媽又醜又笨，不會侍候人。江青沒有女傭使喚，就找警衛員進入臥室給她做拿拖鞋，遞衣物等瑣事。那些年齡跟江青不相上下的男性警衛員，做起事來戰戰兢兢，笨手笨腳，一不合她的心意，就拉下臉來喝罵。

於是，江青越寂寞、越孤獨，脾氣就越大，大家便越躲著她；像躲「瘟神」一般的，最好遠離她的視線。

最倒楣的，要算那位體型雄健，臉龐俊逸的警衛員李聯村。因江青每天孤寂時，就要找他打撲克牌，兩人對打，坐下來就是兩三個小時。跟江青打撲克，她輸不起，也不能讓她贏得容易，

必須在競爭中被她取勝；這種牌就不容易打下去。

何況，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，又哪麼年輕妖艷，李聯村的心中是矛盾而複雜的，舉止言談間，冒犯不得，輕浮更不可以；只有謹慎小心，害怕有什麼逾越。在這種心情下，他一再出錯牌，惹得江青發火。

「出去，你給我滾，笨得像一頭豬，我不要你！」江青把滿手牌全扔在桌子上；李聯村誠惶誠恐地退出房門，她又喝喊道：「你不要走，你給我站在哪裡，我罰你給我站在哪裡！」

江青把房門關了，李聯村老老實實地站在房門外，足足站了三個小時，等江青睡了一大覺起床了，開門才發現李聯村還站在哪裡。她的火氣也消散了，拍了一下他寬闊結實的臂膀笑說：「傻大個！快回房休息，不必再傻站了。」

警衛們不怕飛機轟炸，不怕國軍追擊，就怕陪江青打撲克牌，如坐針氈，渾身不安穩。

### 深夜不歸另有原因

江青終於探聽出，毛澤東經常深夜不歸的原因，是到周恩來家看他的女兒李敏，她是賀子珍給他生的，才三歲。賀子珍赴蘇俄養病前，就託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代為扶養。李敏生來乖巧，小嘴巴很甜。毛澤東跟江青鬧情緒後，便常來周家逗小女兒玩耍，李敏的天真無邪，成了他的開心果，可抵消他一天的工作壓力。

另一原因，是周恩來家有一名保健護士，名叫尤玉喜，年十八歲，是北平一所護專畢業，除

了主修的護幼衛生，還選修理療的學術科，故而，精通按摩和推拿術。每當周恩來和鄧穎超工作疲乏時，給她靈巧又帶勁的一隻手按摩一番或推拿一回，必然渾身舒爽，疲累全消。

有一天，毛澤東拖著疲憊的身子來到周家，鄧穎超叫尤玉喜給毛澤東按摩。這位聰明智巧的女護士得知能給偉大的毛主席服務，欣喜萬分，使出了她的看家本領，她的十個纖巧的手指，在他全身的經脈穴道之間，按、捏、抓、摩、撫、揉、壓、推、拿、輕重緩速、恰到妙處；尤其按捏頸項、背脊、腋窩及大腿上的經脈，似酸似痛，又癢又麻，抓捏之後，每根筋骨舒爽極了，在感覺上快樂的不得了。

毛澤東沉醉於這種享受，更羨慕周恩來得到這位美慧的保健護士。

李敏寄養在周恩來家，是出自賀子珍的主意；她自知病痛纏身，毛澤東是個嗜色如命的人，必然另娶新人進門。她不願自己唯一的女兒，受到後母虐待，所以託鄧穎超代為撫養。她的顧慮不無道理，在我國各地，尤其北方各省，繼母虐待前娘子女之事，屢見不鮮。因為，在陝西的兒歌中對繼母——後娘是極度的憎恨，心情是悲慘沉重的，特舉出三首兒歌為証：

(一)：「小菠菜歌」

小菠菜，就地黃，

三歲四歲離了娘。

端起碗，淚汪汪，

拿起筷子想親娘。

爹爹問我哭哩哩？



① 好色又嘴饒的毛澤東（左四）和文工團員在一起。  
② 毛澤東（後左）江青（後右）與兩個女兒合影。

碗底燒的手心慌。

(二)：「小公雞歌」

小公雞，上草垛；

沒娘孩，真難過。

跟爹睡，爹吆喝；

跟後娘睡，後娘打我。

自己睡，貓咬腳；

拿小棍，戮，戮，戮！

(三)：「老鴉子歌」

老鴉子，叫咕咕；

有錢莫討後來娘。

後來娘，沒心腸；

好衣沒有把我穿，

好菜沒有把我嘗。

一天打三次，

三天打九場；

眼淚還沒乾，

就要叫她作親娘；

喊遲了，

耽心打斷我脊梁。

從上述的兒歌中，可以看出來，兒童對後娘是憎恨的，是憤懣的，是怨對的；因為，後娘對待前娘的孩子，是殘暴的，虐待的，欺侮的；誰都不願把親生的孩子，交給後娘撫養。

## 接回女兒又得玉喜

江青是一個好勝心強烈，企圖心旺盛的女人；她總想改變現狀，改造他人，來滿足她自我膨脹的誇大狂。哪時，她正努力改善和毛澤東的「

冷戰」僵局，進而她要改變他的飲食習慣，改變他好色的習性。

她誠懇地向毛澤東請求：把他和賀子珍所生的女兒李敏接回家中，由她撫養；一則他每天都可看到他的女兒，再則她所生女兒李訥有個伴。三則身為黨主席的子女，不住在一個屋簷下，人家會批評她的後娘沒做好。

毛澤東同意她的看法，遂向周恩來夫婦表示要接李敏回家撫養；周氏夫婦自然一口答應，樂於見到他們一家子團圓。

可是，李敏這個才三歲的女娃兒，堅持不願回家。她哭吵著：「我喜歡周伯伯，周媽媽的家，有阿姨陪我玩，給我講故事，我不願和阿姨分開！」總之，她捨不得阿姨。

「誰是她的阿姨？」江青問。

「啊！小敏說的阿姨，就是我家的保健護士，給毛主席按摩過幾次的女孩子！」鄧穎超以誇讚的口吻說：「她的模樣不錯，心靈手巧，做事勤奮負責；我和恩來常不在家，是她陪小敏玩耍，像個最好的保姆！」

「小敏離不開這個阿姨，怎麼辦是好？」毛澤東問說：「這個女孩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她姓尤，紅樓夢書上尤二姐、尤三姐的尤，也是尤物的尤！」周恩來輕俏而幽默地說：「名字叫玉喜，跟『玉璽』兩字同音；姓名連接起來，可唸成『有玉璽』，真是一個吉祥的名字。」

「哎呀！尤玉喜，有玉璽，她的名字真有意義！」毛澤東十分欣賞這個名字。語意雙關地說

：「這個玉喜（玉璽），可是你家的寶貝啦！」  
「是寶貝嗎？哪我怎可私藏？」機敏的周恩來說：「我把玉喜（玉璽）送給主席，這樣小敏就不會哭吵了！」

「恩來兄，穎超嫂子，爲了小敏，把玉喜也讓給我們，真不好意思！」其實毛澤東滿心歡喜，暗自付思，古時逐鹿中原的人，不是有了「玉璽」，就等於有了天下。何況，這個女孩子，娟秀乖巧，又會按摩，真是個小「尤物」。

江青見了玉喜，心中十分嫉妒，但，凜於上次逐走了小景，至今和毛澤東尚未和好，這次是自己主動要求接回李敏的，沒有玉喜，李敏不願回家。江青啞子吃黃連，只有慨然答應，哪敢再反對？

## 滿腦子的帝王思想

接回李敏後，最高興的是毛澤東，因爲，他滿腦子的中國帝王思想，認爲家中有個護士叫尤玉喜，豈不暗示他「有玉璽」嗎？有玉璽是帝王權威的象徵。他的帝王思想，從他於一九三六年（民國廿五年）所寫的「沁園春」一詞中流露無遺：

「北國風光，  
千里冰封，  
萬里雪飄。  
望長城內外，  
惟餘莽莽；  
大河上下，  
頓是滔滔。

山舞銀蛇，  
原馳蠟象，  
欲與天公共比高。

須晴日，  
看紅妝素裹，  
分外妖嬈。

江山如此多嬌，  
引無數英雄競折腰。

惜秦皇漢武，  
略輸文采；

唐宗宋祖，  
稍遜風騷。

一代天驕，  
成吉思汗，

只識彎弓射大鵬。  
俱往矣！

數風流人物，  
還看今朝。」

在「沁園春」一詞的字句裡，毛澤東自比秦始皇，漢武帝，唐太宗，宋太祖和成吉思汗；一方面是流露出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狂妄，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他雄才大略的氣吞山河的氣概，然而，他內心深處卻又有封建帝王思想的幽靈盤據著，他一步一步地擺出架勢，要奪取政權，要龍袍加身登上金鑾寶座。

在窰洞似的寓邸中，他抱著乖巧的女兒李敏玩耍，常故意揚聲呼叫：

「玉喜（玉璽）……」  
「玉喜在！」

「玉喜有！」  
「玉喜來囉！」

無論尤玉喜怎麼回答，毛澤東都想到他身有「玉璽」滿足了虛矯的心理。

### 腦袋瓜子靈活刁鑽

江青認為是「好兆頭」，毛澤東真的有了「玉璽」，她就是母儀天下的「皇后」。所以，她接納了尤玉喜，善待李敏，做一個改變人們觀感的好「後娘」。

江青視李敏如己出，但她天生不是做好母親的材料，照顧李敏的責任仍落在尤玉喜身上。毛澤東第二任妻子楊開慧生的兩個兒子，毛岸英和毛岸青都在延安長大，但毛澤東不讓他們進住家裡，只比江青小七歲的毛岸英，很快遠赴蘇俄留學，毛岸青和江青相處的關係不錯，毛澤東不要他們太親近，叫他住在學校宿舍裡。

李敏很聰明，才三歲，能唱好幾首歌，「國際歌」她會從頭唱到尾。

玉喜除了照顧李敏，另外一份工作是縫補毛澤東的衣物；還有一份重要兼差，就是給毛澤東和江青按摩；後者成了她最主要工作。她初來時，江青待她很好，將自己喜愛的茄克服、列寧裝、棉長褲及紅皮鞋，都送給了她。玉喜也十分巴結江青，空閒時幫奶媽看顧江青生的女兒李訥，給江青按摩時，她總是施展渾身解數，務使江青筋骨舒爽，恢復疲勞。

江青教玉喜打撲克牌、織毛線、剪裁衣服、親熱得像一對姊妹。有一天，江青教玉喜猜謎語

「日行千里不跨房，

有文有武有君王；

親生兒子不同姓，

恩愛夫妻不同床。」

玉喜眉毛皺了幾皺，居然猜出謎底是「唱戲」。於是，江青暗忖這小妞兒太厲害了，無論教她什麼，一學就會，反應既快，嘴巴又甜，不防著點，早晚會出問題。

毛澤東把她當做「活玉璽」，回到家中，就叫她去按摩。毛澤東軀體較胖，按摩起來分外吃力，由於，他是黨主席，延安最有權威的首長，她以能給最崇拜的人服務為榮，小心翼翼，盡心盡力地按摩，搞到滿身汗水淋漓，嬌喘吁吁，還不肯停歇，直到毛澤東滿意為止。

有一天晚上，江青出外參加延安農工群眾的文娛晚會，經不起觀眾的鼓噪，她登台獻唱了「翠屏山」的潘巧雲及「打漁殺家」的蕭桂英，這兩齣戲的唱段。

江青深夜回到家裡，發現玉喜在房內給毛澤東按摩，她輕悄悄地躲在外面偷看：他與她二人相互在對方身上亂摸，都是在摸最敏感的部位。這哪裡是什麼按摩？分明是在調情，簡直是做愛的前奏曲嘛？

為了警告他們，她故意放重腳步，又咳嗽幾聲，然後才敲門，意在不撕破臉皮，搞成尷尬局面。毛澤東知道江青回來了，趕緊閉上眼睛正經八百的躺在那裡，玉喜也循規蹈矩的在按摩。

深沉的江青裝著什麼也沒看見，向毛澤東匯

報了文娛晚會情形，就回房去了。她回到房中能睡得熟，她想起命相家說，毛澤東是「豬八戒」投胎的、好色、嘴饞、肥胖、貪睡、不愛洗澡。可是，他的腦袋瓜子卻是「孫悟空」遺傳的，機警，善變，靈活，刁鑽，鬼點子與饒主意特別多。她真拿他沒辦法，但她是不會善罷甘休的。

### 紅朝深宮女人爭寵

重施故技用「苦肉計」，害慘了自己，是行不通的；當然，存心找碴，機會多著呢！

果然，毛澤東最體面、最心愛，在慶典上穿的列寧裝，玉喜縫補好後，江青拿來一看，嘴角起了一絲叫人難為情的嘲笑：「玉喜！看看你縫的針腳。」

玉喜是名保健護士，學針線沒多久，她垂下頭，難為情地紅了臉。逮到這個機會，江青怎肯罷休，推著玉喜朝正在辦公的毛澤東房間走：「



在延安時候的江青。

老板！你看玉喜針線活做的多粗鄙哪！多糟糕哪！你看看哪！」

在陝北，江青始終稱呼毛澤東為「老板」。毛澤東不在意地掀了掀眼皮，看到玉喜蒙受羞辱的痛苦表情，使他的思緒從玉喜身上連想到許多綺美的事情，包括她的按摩技巧，以及他們在床上的相互按摩，親暱地互摸敏感部位，尤其……這些綺美的往事，浮現了出來，他頓生了憐愛之心。

「玉喜！謝謝你了，我看著就補的很好嘛，辛苦妳了！」玉喜退出後，毛澤東嚴厲地批評江青：「你就是改不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……妳就是專愛找別人的碴，容不得人……。」

江青事後向玉喜道歉：「玉喜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這個急脾氣，妳別放心裡去。」

江青向玉喜道歉，不是真的感到自己有錯，而是害怕玉喜心裡有疙瘩，照顧李訥或李敏不盡

心，甚而耽心玉喜給毛澤東按摩時打她的「小報告」。

一天，玉喜陪李敏在房間玩耍，在嬉戲奔跑中，不知是誰撞倒了茶几，把一只花瓶打碎了。據說這只花瓶是個宋代的老古董，上彩的紫紅色，會因早晚氣溫不同而變顏色，光線照射的方向不同，它色澤的濃淡也會起變化。毛澤東在閒暇時，最愛把玩這只古董了，心愛萬分。

江青知情後，揪住玉喜朝毛澤東房間走去，疾言厲聲地說：「老板！不得了了！玉喜把你那只心愛的宋代古董花瓶打碎了，笨手笨腳的人，還留在家中幹什麼？這樣下去，哪怎得了！」

毛澤東抬眼看見江青兇神惡煞般揪住玉喜，彷彿猙獰的老鷹刁抓著小雞，他立刻發火了：「妳這樣揪住她，妳想幹什麼？妳蠢麼，妳快放開她？」然後，轉向玉喜安慰地說：「妳別害怕，別嚇壞了！打破的哪是什麼宋代珍品，哪是什麼無價古董，一派謊言，只是贗品，假貨而已，妳這個活玉喜（玉璽）比假古董強多了！」

江青看到毛澤東不但不開除玉喜，連責備的意思都沒有，為了安慰玉喜，故意把真古董說成是假貨，江青內心說不出的忿怒和痛苦。此後，她更妒恨玉喜，務必要把這根眼中釘，拔出而後快。

從此，在毛澤東的紅朝「宮廷」內，兩個女人爭寵的戰爭，明槍暗箭的，不分晝夜的，如火如荼地打不完，搞得毛澤東血壓上昇，大動肝火，要不是周恩來做「和事佬」，毛澤東真下不了台！（未完待續）